

## 第五十六章 澹泊書局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不管範閑願不願意，道賀的人們還是紛至遡來。也許是找到難得與範侍郎拉近關係的機會，也許是知道皇上已經封了範閑為太常寺協律郎，與宮中某位的婚事將近，所以各部官員們都給足了麵子，紛紛差遣屬下前來道賀，就連各王府公府，也派人送了禮物前來。東，路上轎子不斷，唱禮之聲四起，禮盒都快堆滿了整間議事房。

街上圍觀的人群嘖嘖稱奇，心想不過就是個書局，竟然鬧出這動靜來，這位文武雙全的範公子，果然不是尋常人物。而開業時的場面所帶來的最大好處就是，從此以後澹泊書局，便沒有被那些地下世界人們騷擾的麻煩，也極少會有官麵上的問題。

範閑平靜地看著這陣勢，與來客們拱手見禮，知道大部分人還是看在父親麵子上來的。好在書局地方過於逼仄，來客們也不是什麼頭臉人物，隻是略一閑敘，說明是哪家哪家的，便告辭而去。這些人離開之後，還有些狐疑，為什麼堂堂範府中人，卻要經商，要知道商人始終是不怎麼有臉麵的一個工作。

正在這時，靖王世子李弘成終於來了，街上識得他身份的人紛紛行禮，他滿臉溫和地回著，全無一絲皇親國戚的驕橫之氣，麵如春風，十分儒雅。見他往店裏去了，有些路人好奇道：“這澹泊書局麵子可真夠大的。”

“靖王府與範家向來關係好，你不知道嗎？”

...

範閑看見他來了，心頭微動，這樣一個如春風般溫柔的人物。卻甘心為了二皇子奔前走後，那位二皇子又該是何等樣的人物呢？笑著搖搖頭，將這些東西全數從腦子裏趕走，迎出店外。他還是想與李弘成有一個比較單純些的朋友關係。

二人進入後方安靜地房間裏。李弘成打量著四周的裝飾，歎息道：“看來還真投了不少銀子。”

“我隻拿了一千七百多兩。”範閑給他倒了一杯茶，說道：“剛生意，入不得世子的眼睛。”

李弘成接過茶來，擺擺頭說道：“你們範家人最能掙錢，這是滿朝百官都知道的事情，隻不過司南伯大人是為朝廷掙錢理財，你卻是為自己掙，這兩邊可不一樣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：“掙了銀子，總是要向朝廷繳稅金地。就算自個兒得些，也不可能總放在手裏生鏽，如果拿出去用去。又是照顧了別人生意，別人生意好了，朝廷的稅也就多了。所以不論是在哪裏做生意，隻要能掙錢，這錢最後總是到了朝廷的手裏。最後又是用到了百姓的身上。”

李弘成聽的有些糊塗，但似乎又有些明白，擊節讚歎道：“廖廖幾句話。卻似乎說出了大道理，朝廷一向尊農抑商，我還在奇怪為什麼你會選擇這營生，是不是無意仕途了，原來卻是如此。”

範閑大感窘迫，心想前世時自己沒犯病時，政治經濟學也隻能考倒數第幾，隻是閑侃，為什麼又成了道理？趕緊打住。轉變了話題：“得了得了，什麼仕途不仕途的，我就隻做得兩首歪詩，明年的大比我可是準備當逃兵的。”

被範閑的風骨說困擾許久的李弘成，如今在他麵前終於再次使用扇子，不停對著脖頸處扇著風，好笑說道：“你如果寫地是歪詩，還讓不讓太學裏的那些人活了？瞧瞧，剛才外麵得有多少要來麵謁範大詩人的學生，如果不是你家下人多給擋著，隻怕這時候還不得清靜。”

範閑滿臉愁苦說道：“那些太學地學生，有的年紀足可以做我爺爺，還來一口一個學生的叫著，實在是有些受不了。”

李弘成哈哈大笑了起來，用扇子指著他說道：“看你滿臉憂愁，說的話兒卻是這麼促狹，你呀你呀，真是個有趣的人。”

範閑一翻白眼，心想自己有什麼趣？問道：“這次勞煩王爺寫地字，什麼時候領我去王府上拜謝老人家去？”李弘成一怔，旋即想起麵前這少年根本還不知道自己父王曾經與他相見過，一笑之下，也不點破這個，準備日後看範家少

年的笑話：“你什麼時候願去就去吧，哪裏用得著與我說什麼。”

靖王世子李弘成一直覺著麵前的範閑，似乎要比十六七歲地年紀遠遠成熟許多，不說寵辱不驚，但至少也是沉穩異常，他倒一直想破對方的沉”功夫，忽然拍手說道：“對了，還忘了恭喜範世兄。”

範閑一怔，不知道何喜之有。

李弘成站起身來：“恭賀世兄領了太常寺協律郎的職司，這們口喜雀叫了，得請多喝幾頓。”

範閑笑了起來：“原來是這事，你應該早就清楚了才對。”

“以往隻是宮中傳聞，卻沒落到實處，自然是不算數的。”不知道李弘成想到了什麼，眉頭忽然皺了起來。此時他忽然想到一樁事情，二皇子與自己總以為範家就算不偏幫自己，也不會站在太子那一麵，但己方似乎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。範閑成親之後，妻子是宰相的私生女，那難保不會...慢慢地投向那邊。

所以他忽然壓低聲音說道：“司理理要押回京了，說不定能夠查出與北齊勾結的人到底是誰。”

範閑根本沒有想到對方在這一轉眼的功夫裏，竟然想了這麼多事情，微微一愣，然後苦笑著說道：“我隻不過是個小螞蟻，隻求朝中這些貴人不理我就好。”

李弘成看了他一眼，知道對方這話不盡不實，卻也並不點破，微笑說道：“總之和打郭保坤那事兒一

一樣，有什麼需要我出手的，你不要客氣。”

“那是自然。”範閑虛虛應著，一轉念卻說了另一樁事情，“我打算在城南開家豆腐鋪子，你有沒有興趣入股？”

李弘成正在喝茶，險些將茶碗吞了進去，狼狽不堪整理了一下衣裳，好氣說道：“豆腐鋪子能掙幾個錢，書局至少還是個書香錢，那可是酸渣錢。”

範閑啞嘴一笑，也不理他，心想到時候將新榨地豆漿送到王府上時，你再說吧。在澹州的時候，他豆腐吃了不少，但由於海邊飲食習慣不同，所以豆漿倒極少喝，來京都後喝過幾次，總覺著渣子太多，不知道是工藝問題還是什麼，所以他決定改進一下。

到了暮時，下學後的範思轍終於鬼鬼祟祟地沿後門進來了，上次被範閑教訓後，他又反教訓了同塾的學生，感覺很好，所以上學也不覺得是件苦差事。但是今兒個書局開張，這從選址到選紙，從請掌櫃到定書價全由自己一手操辦的事情，由不得他不緊張，所以早早地過來。

一進書局，先長籲短歎了一下沒有看見白天的盛景，然後便一頭鑽進了帳房。範閑喝著茶等他，過了一會兒後，範思轍滿臉迷惘和無辜地走了出來。

範閑大驚問道：“出什麼事了？”

範思轍囁嚅了半天，終於一口氣緩了過來，罵道：“掙的比我們想的多太多！”

“啊？是嗎？”範閑本想著第一天開門，能有些生意就算不錯了，哪裏想到這個，接過弟弟遞過來的帳本一看，看著那數目，心頭也不禁抖了一下，且不說細校版的石頭記就賣了八十幾套，就連請萬鬆堂代印的經史子集都被看熱鬧的讀書人買了不少。

範閑掐指一算，覺得...做生意，真是個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啊。

“今天開張，那些與咱家有交情的人來捧場的多，以後自然沒這麼好的事兒了。”範閑看著雙眼變成銅錢模樣的範思轍，小心提醒道。

範思轍咽了一口唾沫，將羨慕的眼光投向兄長：“大哥，我知道的。隻是你可以天天坐在書局裏，我卻隻有躲起來的份兒，真羨慕你啊。”

範閑失笑說道：“你就這麼喜歡當商人？父親的爵位還等著你繼承，好好讀書吧，將來整個朝廷的銀錢說不定都歸你管去。”

“那得當成戶部尚書。”範思轍滿臉陰鬱說道：“父親是探花出身，眼下還隻是個侍郎，明明那個老尚書都躺\*\*幾年，朝廷也沒讓父親頂上去。我啊...頂多能捐個功名，這條路隻怕是走不通的。”

範閑有些意外地看了弟弟一眼，忽然這小家夥雖然有很多頑劣不堪的地方，但看己看事卻是出乎意料的精明，想了想後說道：“愛做生意就做去，父親那裏我去說。”範思轍大喜過望，忽又愁眉不展道：“可是母親那裏怎麼辦？”

範閑心裏一頓，想起了許久沒有考慮過的柳氏。京都範府，似乎是其樂融融，但誰知道這種看似美妙的局麵，能延續多久呢？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